

非洲华文学校发展回顾与进路展望^{*}

郑 崧

【内容提要】非洲华文学校是全球中文传播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非洲华文学校发展环境向好,发展呈现多元化与本土化趋势,但地理空间分布不均衡,办学水平偏低,特别是难以满足广大非洲新侨的教育需求,因此分类办学势在必行。中国是中文母语国,国际中文教育是构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关键依托。因此,中国政府在国际中文教育顶层设计、扩大资源供给、统筹资源配置等方面责无旁贷。未来,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当前良好形势,积极统筹和精准配置资源,在非洲筹建面向华侨的中文国际学校,支持本土化的华文学校开展华文教育,引导非洲华侨华人社团以及在非中资企业参与办学。

【关键词】非洲华文学校;华侨教育;华人教育;中文教育

【作者简介】郑崧,教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金华,321004)。

华文学校是华文教育的中坚力量,也是全球中文传播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文学校通常是指华侨华人在居住国与入籍国兴办的,主要面向华侨华人子女,开展以中华语言文化为核心内容教育的学校。受环境影响,华文学校类型多样多变,它既包括社团或个人创办的私塾与学堂、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全日制学校、以华语和当地官方语言为教学

^{*}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1&ZD311)、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重大项目“21 世纪南部非洲华文教育研究”(19DZQK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非洲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评估研究”(17YJA880108)的阶段性成果。

媒介语的双语学校、并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但仍然以华文教育为特色的学校,也包括各种华文补习学校。^①当前,在全球“中文热”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当地非华侨华人青少年进入华文学校学习。随着学生族裔结构的变化,一些华文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目标也有所调整,或者说华文学校正在分化。因此,对华文学校的内涵与外延,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参考贾益民所提出的“大华文教育”^②理念,本文将华文学校界定为海外华侨华人兴办的,开展中华语言文化特色教育的学校。

就华侨华人以及华文学校数量而言,非洲并不突出。非洲依托华文学校的华文教育发展已逾百年。根据笔者的整理,非洲目前有30余所较为稳定的华文学校。如果世界范围内由华侨华人主办的华文学校以约2万所计,^③那么非洲的华文学校仅占0.15%。正因为如此,非洲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容易成为研究与服务的盲区。现有非洲华文学校与华文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毛里求斯、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贺鉴和黄小用曾对20世纪非洲华人教育的发展、变化与特征做过梳理。^④迄今为止,国内对非洲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最为翔实的历史研究见于李安山的著述。此外,吕挺就非洲华侨华人新移民教育需求分析与供给模式探索做过专题研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⑤总的来说,非洲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少,覆盖范围有限;国别研究多,区域性研究少;历史梳理多,现状分析少;整体描述性分析多,系统专题性研究少。

21世纪以来,非洲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支点、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展现中国外交形象的重要舞台、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平台。^⑥

① 贾益民主编《华文教育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212~214页。

② 贾益民:《“大华语”的三个层次和“大华语战略”》,《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4期,第83页。

③ 贾益民:《世界华文教育发展新形势与多元驱动》,《世界华文教学》2017年刊,第78~81页。

④ 贺鉴、黄小用:《非洲华人教育浅探》,《比较教育研究》2001年第12期,第38~41页;黄小用:《论非洲华人教育的发展变化》,《邵阳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110~112页。

⑤ 吕挺:《非洲华侨华人新移民教育需求分析与供给模式探索》,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59~283页。

⑥ 罗建波:《中非关系为什么如此重要?》,《学习时报》2013年4月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401/c136457-20983606-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10-19。

当前,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在21世纪第一个20年,非洲华侨华人人数从20余万人增加到100余万人。^①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及“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然而,非洲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的发展和研究,与非洲在我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极不相称。鉴于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非洲华侨华人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加强非洲华文学校的建设与研究非常必要和迫切。

那么,非洲华文学校发展现状如何?呈现哪些特征?未来非洲华文学校应通过怎样的进路实现发展?这些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 百年发展回顾

非洲华文学校与华文教育在百年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肇始、初兴、衰落与复兴的复杂过程。其发展既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沉浮休戚相关,同时也深受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的流动与聚居、居住国政治与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一) 华文学校的肇始与初兴

华人移民非洲始于17世纪,但直到20世纪初,在毛里求斯、法属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才形成基于稳定的华侨家庭的华侨社会,而这是海外华文学校得以创建的重要前提。1911年,毛里求斯的华人侨领集资创办了一所私塾,并从中国聘请了一名教师,招收了20多名少年。1912年,因学生人数增加,经费短缺,私塾由客家人创办的仁和旅馆接办为正式学校,命名为“新华小学”,从而诞生了非洲第一所华文学校。^②到20世纪20年代末,毛里求斯、南非、马达加斯加、法属留尼汪、葡属东非(即今莫桑比克)共有9所华文学校。^③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移民非洲的华侨增加,而侨童回国

① 李新烽、格雷戈里·休斯敦等:《非洲华侨华人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16~17页。

② 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第630页。

③ 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第629页。

接受教育的道路受阻，加之一些非洲国家殖民政府的歧视性教育政策（如南非禁止华人入白人学校），非洲华文学校迎来了寻求自我发展的机会。二战结束后，非洲华文学校发展仍呈繁荣景象。非洲广大华侨表现出了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以及创办华文学校的热情。1948年，葡属东非贝拉城的华侨四处奔波为扩建华校筹款，他们在呼吁书中这样写道：“侨校的前途暗淡了，侨童必将逐渐与外人同化而消失其对祖国之观念了。那还能说得上为国家育人才的百年树人大计呢？”^① 到20世纪50年代初，非洲华文学校数量有40多所，其中毛里求斯有10余所，南非13所，马达加斯加9所，留尼汪12所，葡属东非2所。^② 华文学校的教育层次也从初等教育延伸到中等教育。这期间毛里求斯华文学校的学生人数激增，1944年，新华学校的学生数占学龄华人青少年总数的44.4%；1947年，新华学校步入鼎盛时期，学生人数达1019人，有教员39人。^③

（二）华文学校的衰落与复兴

非洲华文学校的繁荣期是短暂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走向衰退。衰退的主要原因有：新中国于1955年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侨居国调整外籍公民入籍政策；一些侨居国当局敌视社会主义中国，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禁止与中国交往；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大量华侨入籍居住国，与中国之间联系的削弱和断裂使得华文教育的实用价值大为下降。出于在居住国继续接受教育、就业和向上流动的动机，华人家庭纷纷放弃华文教育。因此，大部分华文学校生源急剧减少，办学经费难以以为继以致被迫关闭。1973年（一说1975年），毛里求斯华文教育的最后一个阵地——新华中学及其附属小学关闭停办；1977年，法属留尼汪中法学校已没有一名华裔学生；南非伊丽莎白港华侨教育学院和开普敦中华学校分别在1970年和1980年关闭。^④ 剩下的华文学校苦苦支撑，艰难寻求生存之道。华文学校大量关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些地区华文教

① 李安山编著《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第245页。

② 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第629~643页；黄小用：《论非洲华人教育的发展变化》，《邵阳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110~112页。

③ 刘岩：《毛里求斯汉语教学的发展及现状》，马洪海主编《汉语国际级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第199~210页。

④ 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第1055~1057页。

育数十年的空窗期，例如莫桑比克。这对非洲华文教育的传承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20 世纪末，非洲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等地的新移民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996 年，非洲的华侨华人只有 13.6 万人，2002 年达到 25 万人，2006~2007 年为 55 万人，2012 年达到 110 万人。^① 在这一背景下，非洲的华文教育出现复苏的势头，不仅新建了一批华文学校，而且原有的华文学校也逐渐恢复了活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1 年，在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科特迪瓦、莱索托、赞比亚、埃及、乌干达、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博茨瓦纳、安哥拉等 10 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 25 所华文或中文学校（见表 1）。其中华侨华人最为集中的南非共有 10 所华文学校，南非成了非洲华文教育的中心。

表 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建的华文（中文）学校

	国家	学校名称	创建时间
1	科特迪瓦	华侨中文班	20 世纪 90 年代初
2	莱索托	中华学校	1991
3	南非	华人中文班	1996
4	南非	华心中文学校	1996
5	南非	华侨学校	1997
6	斯威士兰	中华学校	1997
7	南非	斐京中文班	1998
8	毛里求斯	光明学校	1999
9	科特迪瓦	中文学校	1999
10	毛里求斯	华夏中文学校	2004
11	南非	树人中文学校	2008
12	赞比亚	中文国际学校	2009
13	马达加斯加	孔子小学（马达加斯加汉语学习中心）	2009
14	埃及	德仁中文学校	2010
15	乌干达	鲁扬子中学*	2011
16	南非	开普敦中国国际学校	2013
17	南非	德班树德书院	2013

① 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第 824~825 页。

续表

	国家	学校名称	创建时间
18	南非	南非中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中文学校	2013
19	南非	非洲华文教育基金会中文学校	2015
20	肯尼亚	华韵学堂	2016
21	博茨瓦纳	华文教育辅导中心	2017
22	莫桑比克	中华国际学校	2017
23	南非	新堡阳光中文学校	2018
24	尼日利亚	华文学校	2018
25	安哥拉	中安桥中文国际学校（安哥拉通达瓦拉国际学校）	2021

* 鲁扬子中学现已发展为鲁扬子理工学院，但延续了中华语言文化教育特色，见学校网页，<https://luyanzi.ac.ug>。

资料来源：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第 1313~1314 页。

二 发展特点

“语言国际传播史证明，国际政治对语言国际传播可能带来机遇，但也可能带来风险。友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可营造语言传播的良好政治和社会生态，为语言的国际传播提供政治保障及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推动语言的国际传播。”^① 当前非洲华文学校发展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与 20 世纪上半叶不可同日而语。

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积贫积弱，中文缺乏国际声望和地位，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文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无论是非洲华侨华人还是非华裔的当地人，都深切感受到了中文的价值，意识到这是“一种负载着‘魅丽文化’且具有‘实用价值’的‘未来语言’”。^② 截至 2023 年 2 月，非洲 42 国共有 67 所孔子学院和 10 所孔子课堂。^③ 此外，30 余所非洲大学设立了中文系或中文专业，16 个国家将

① 郭晶、吴应辉：《大变局下汉语国际传播的国际政治风险、机遇与战略调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46 页。
② 《李宇明语言传播与规划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第 31 页。
③ 数据来自全球汉语传播动态数据库，<http://47.92.52.47:39009>，最后访问时间：2023-2-28。

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① 这些数据表明,中文教育在非洲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总体而言,当前非洲华文学校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学校类型多元化

学校类型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办学主体、办学性质和办学宗旨的多元化。20世纪上半叶创办的非洲华文学校主要是由华侨华人社团、国民党支部和宗教组织兴建的;而现在非洲华文学校的办学主体除了华人社团和宗教组织之外,还有中资企业、华侨华人个体、中文教师联合会以及文教基金会等。例如,在南非的华文学校中,德班树德书院由南非夸纳省华文教育基金会创办;斐京中文班由国际佛光会斐京协会及斐京妇女会创办,2008年7月1日起由新成立的斐京文教基金会提供财政支援;树人中文学校由私人创办;开普敦中国国际学校、南非中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中文学校得到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而安哥拉通达瓦拉国际学校则由中资企业安哥拉一带一路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创办。

早期的非洲华文学校办学性质和宗旨较为单一,即解决华侨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提高华侨华人子弟的生存技能和文化道德素养,具有鲜明的公益性。当代由华侨华人社团、宗教团体主办以及中国政府支持的华文学校保持了这种公益性特征,学生基本上是华侨华人子弟,办学宗旨更强调培养学生对祖籍国语言文化的认同。而由个人与企业创办的华文学校则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它们选择市场化和开放办学的路径,学生不限于华侨华人子弟,常常聚焦中文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中文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华文学校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华侨华人为服务主体的华文学校,而只是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当然它们仍发挥了传播中华语言文化的作用。

(二) 办学方向本土化

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本土化是适应发展新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同时,这也是华侨华人为适应生活环境而选择的必然策略。非洲华文学校在创办之初,往往在开展华语教学的同时,实施西语教学。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南非华侨在创办华文学校的过程中,即“一方面想借学校传授祖国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学校学英语,

^①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11月26日, <http://www.scio.gov.cn/ztk/dtzt/44689/47462/index.htm>, 最后访问时间:2022-10-19。

以适应环境和作为谋生手段”。^①

南非斐京华侨公学（Pretoria Chinese School）是非洲华文学校本土化的典型。1934年，南非华人青年文化联盟和比勒陀利亚华人社区创建了斐京华侨公学。学校成立初期，只招收华人学生授以华文课程，希望华人子弟不忘本。不过，学校也同时聘请白人教师教授南非本地课程。目前，该校已经逐步发展为一所知名的私立国际学校。学校培育包容多元的校园文化，师生员工有着40多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校课程设置遵循南非独立教育委员会的要求。大部分课程使用英语授课，但南非荷兰语、中文等语言课程用各自的语言授课。与此同时，全校所有学生必须接受每周2.5小时的中文必修课程，且成绩必须及格方可毕业。10~12年级学生甚至有机会把中文作为一门预科课程修习。斐京华侨公学的办学特色之一是有丰富多彩的中文课外活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不仅学习中文，还学习中国文化，参加各种中国文化体验课外活动。斐京华侨公学在学校介绍材料中这样写道：“我们遵循独立考试委员会的教学大纲和要求，但真正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的中国文化。”^②

类似于斐京华侨公学的华文学校还有马达加斯加的塔马塔夫华侨学校、费内维尔中山学校等。历史与现实经验告诉我们，本土化有助于非洲“华文教育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③

（三）地理空间分布不均衡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非洲华文学校的地理空间分布有了较为明显的扩大，但是仍主要集中于非洲华侨华人最早移入和聚居的国家和地区，即印度洋非洲国家和南部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非、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三国。当然，这与这些国家华人社区形成早、规模大有关，但是却与当前非洲华侨华人的增长态势与空间分布不相适应。

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增长很快，新侨人数的增加尤为显著。根据学者李新烽的研究，2019年底非洲华侨华人的总数已略超过100万人。从国家分布来看，华

① 李安山编著《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第434页。

② The Pretoria Chinese School, Independent Education, <https://www.ieducation.co.za/the-pretoria-chinese-school/>. Accessed 2022-10-19.

③ 鲍蕊：《本土化有助南非华文教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5日，第7版。

侨华人数超过10万人的有南非和尼日利亚,其中南非约有30万人,尼日利亚约有20万人。华侨华人数在5万~10万人的国家有安哥拉、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和肯尼亚六国。华侨华人数在1万~5万人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刚果(金)、留尼汪岛、毛里求斯、埃及、加纳、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华侨华人数不到1万人的国家有坦桑尼亚、加蓬、几内亚、乌干达、莱索托、贝宁、博茨瓦纳、佛得角、刚果(布)、马拉维、纳米比亚、塞内加尔、突尼斯等。除数量分布不均且梯度性鲜明等特点外,非洲华侨华人的另一大鲜明特点是新侨为华侨华人的主体,占总数的90%左右。非洲新侨中短期劳工数量大,技术与管理人员数量逐步增加,新侨绝大多数处于侨居状态,没有计划加入居住国国籍,但不乏移民到北美和澳洲者,主要驱动力是子女教育。总的来说,“总体数量基本稳定、国家之间流动性强、人员素质普遍提升构成非洲华侨的三大特点”。^①从现有的资料看,华侨华人数超过5万人且尚未建立华文学校的非洲国家有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和肯尼亚,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仅有1所。不均衡性是非洲华文学校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四) 华侨是决定性因素

从非洲华文学校的诞生、兴盛、衰落以及复苏的历程中可以看出,华侨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海外华侨华人创建华文学校的动因或者基于华侨落叶归根的文化心理,或者因为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受到歧视和排斥,难以进入主流教育。因此,早期的华文学校在办学模式上要么移植和对接国内的教育体系,要么探索本土化模式。前一种模式下的华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华侨教育。

回顾非洲华文学校百年发展史,可以看出,非洲华文学校在20世纪上半叶的初兴和21世纪的复苏与在非华侨人数迅猛增加有关,而20世纪下半叶的衰退同样与在非华侨大量入籍居住国有关。因此,华侨成为非洲华文学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非洲华侨在20世纪上半叶难以加入居住国的国籍,那么今天非洲华侨是不愿意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前所述,新侨是当前

^① 李新峰、〔南非〕格雷戈里·休斯敦等:《非洲华侨华人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23~32页。

非洲 100 万华侨华人的主体,约占总数的 90%,因此非洲华侨潜在教育需求巨大,这种需求推动了非洲华文学校的复兴。但是因为缺乏师资和经费,他们往往没有能力创办与国内教育接轨、质量可靠的华文学校。在有 20 余万华侨华人的尼日利亚,仅有 1 所办在拉各斯中国商城内的华文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不足。此外,考虑非洲国家的治安状况、语言文化环境的差异,许多非洲华侨在携带子女,特别是学龄段子女赴非问题上常常陷于两难境地。“将孩子留在国内,眼见每次回国他变得愈发自闭和冷漠,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将他带去非洲,亲子感情逐渐得以恢复,却又忧未来无法与国内教育接轨。”^① 非洲现有的华文学校大部分限于办学条件与能力不足,不能提供全日制全科教育,难以保证教学质量。一些赴非的国家公务人员和中资企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如将子女带在身边,往往也是将子女送入国际学校就学。然而,国际学校的教育无法与中国的教育衔接,华侨子女回国就学又不得不重新适应国内的教育。一项对非洲 22 国 39 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所做的调查显示,52.6% 的受访者将子女留在中国国内上学,31.6% 的受访者子女与当地人在当地学校一起就学,其中竟无一人将子女送入当地中国人开办的华文学校上学。^②

三 未来发展进路

当前,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上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存在资源共享、互补合作的趋势。从华文教育的视角来说,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提出了“大华文教育”^③ “国际中文教育”^④ 等包容性很强的概念。但是很显然,在教育实践中,实际

① 吕挺:《非洲华侨华人新移民教育需求分析与供给模式探索》,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68~269页。

② 吕挺:《非洲华侨华人新移民教育需求分析与供给模式探索》,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66页。

③ 贾益民:《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理念探讨》,《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

④ 王辉、冯伟娟:《何为国际中文教育》,光明网,2021年3月15日, <https://m.gmw.cn/baijia/2021-03/15/3468803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10-19;郭熙、林珣欢:《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6日,第3版;吴应辉:《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新领域与新方法》,《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上很难在同一课堂中和同一教学模式下,同时满足华侨、华人、非华裔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也很难实现不同的教学目标,因为针对不同类型学生的华文教育其性质和任务是不同的。因此,郭熙和林瑀欢提出,在积极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协同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教学对象的差异,重视不同类型国际中文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区别。^①

对于华文学校来说,既要区分华裔与非华裔学习者,还要区分华侨与华人学习者。海外华侨华人办教育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海外华文学校发展初期,华人社团中华侨华人并没有严格区分,华文教育的对象也是如此。但因历史时空变换,华侨和华人两个群体实际上已发生分离,华侨和华人的教育需求呈现明显差异,因此曾经无区别地服务于华侨华人的华文学校也必将经历分化过程。简言之,华侨教育不同于华人教育。“华侨教育是指华侨为其子女学习中国语文和科学文化知识,在侨居地兴办的教育”,^②它按中国的学制办学,以汉语言文字为教学媒介,教师、教科书来自中国,具有中国国民教育的性质。而“华人教育是指已成为他国公民的华人所接受的教育,它包括以当地语言为媒介的教育、中华语言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教育”。^③尽管二者都重视华文教学,重视对祖国文化的认同,但是因为教学对象身份的不同,所以针对这两个群体的华文教育在教学目标、管理体制,甚至在华文教学的课时安排、教材、教法上均有所不同。目前,学界对此重视不够,常常笼而统之,用华文教育进行表述。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状况,因此分类办学势在必行。

中国是中文母语国,国际中文教育是构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关键依托。因此,中国政府在国际中文教育顶层设计、扩大资源供给、统筹资源配置等方面责无旁贷。

(一) 积极推动在非洲筹建面向华侨的中文国际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将华侨华人称为中外友好和互利合作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他希望海外侨胞成为中华文化的热情传播者,中华民族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积极促进者,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

① 郭熙、林瑀欢:《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6日,第3版。

② 贾益民主编《华文教育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21,第13页。

③ 马兴中:《华侨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126~127页。

友好交往的民间使者。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非洲华侨华人有着独特的优势。华侨是中国公民的一部分,海外华侨教育应该是中国国民教育在海外的延伸,是中国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建设和改进海外华侨教育。

新冠疫情出现后,非洲华侨回流趋势明显。不过,李安山曾指出,21世纪中国人移民非洲的人数将大大增加,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开拓新的市场;资源丰富的非洲是一个具有互利合作巨大潜力的大陆;华人及东亚模式的示范作用;非洲实行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移民政策。^①按照这样的预测,非洲华侨的教育需求仍将不断扩大,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与世界其他大洲的华侨华人群体相比较,非洲华侨华人中的新侨比重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各洲……这一特点决定了非洲中国新移民的教育需求有别于其他地区,具有华侨教育的特殊性质”。^②

非洲华侨需要高质量的,能与国内国民教育相衔接的教育。那么,在非洲华文学校严重缺乏这种教育供给能力的情形下,如何满足非洲华侨的教育需求呢?一些学者或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借鉴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在海外创办“美国学校”“法国学校”“加拿大学校”,服务海外侨民的经验,将非洲作为中国政府在海外创建中国学校或中文国际学校的先行试验区。^③这类学校“主要指的是针对因公或因私而长期或短期在外国生活的中国公民或侨民子女提供跟中国国内教育体系相接轨的中文教育学校”。^④

令人欣喜并值得期待的是,政府相关部门已就学者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做出了积极回应。2019年,教育部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405号(教育类073号)提案的答复函中表示,“推进海外华文教育,建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有利于稳定我驻外干部队伍,凝

①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第513~514页。

② 吕挺:《非洲华侨华人新移民教育需求分析与供给模式探索》,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63页。

③ 吕挺:《非洲华侨华人新移民教育需求分析与供给模式探索》,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59~283页;郭建玲:《莫桑比克华文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挑战》,《非洲研究》2019年第2期;傅军:《关于切实解决我国在海外工作人员子女入学问题的提案》,2019年3月3日,网易财经, <https://www.163.com/money/article/E9BLMRE900258105.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10-19。

④ 王春辉:《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60页。

聚海外中国公民、华人华侨的祖国情怀,培养海外国际化人才,增进与所在国民心相通,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制订既体现海外中国国际学校特点,又满足国家基本课程设置标准和升学要求的课程体系。根据所在国法律及政策要求,结合试点学校的教学阶段和学生情况,鼓励各校因地制宜,按照国内中小学课程标准制订详细的教学方案和计划,确保语文、数学、思政、传统文化等重点课程课时,坚持教学进度与国内同步”。就非洲而言,答复函提出“结合非洲情况,推进中国国际学校建设”,“鼓励并支持非洲条件成熟的地区兴办华文教育、建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努力解决我外派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侨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促进中国与非洲各国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① 2021年11月,教育部答复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相关提案——《关于应对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风险的提案》时表示,未来会积极将华文教育、国际学校等纳入支持框架。^②

(二) 支持本土化华文学校开展华文教育

华侨教育和华人教育实际上属于两种不同的国民教育。国民教育亦称“公共教育”,是一个国家为本国国民(或公民)实施的学校教育,一般为国家规定的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从教育内容来看,国民(或公民)教育均强调对国家历史、政体结构和政治生活过程的理解,强调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正因为如此,所以面向华侨的华文学校和面向华人的华文学校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面向华侨的华文学校,或者说中文国际学校,其管理主体是中国政府,在办学模式上遵循国内公立学校基本模式,其中中文教学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而面向华人的、被纳入当地国民教育序列的华文学校,其管理主体是所在国教育主管部门,在办学模式上遵循所在国公立学校基本模式,其中中文教育处于从属与次要地位。因此,面向华侨的华文学校和面向华人的华文学校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校,需要分开办

①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405号(教育类073号)提案答复的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年12月6日,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gjs/201912/t20191206_411147.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2-10-19。

②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624号(教育类091号)提案答复的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年11月4日,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yuhe/202111/t20211104_577702.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2-10-19。

学。而且,分开办学也是避免文化、舆论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理性选择。

华人身份及面向华人的华文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本土化是面向华人的华文学校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有 80 多年历史的南非斐京华侨公学和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华侨学校的办学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其本土化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面向华人的全日制华文学校,其本土化应该有如下特点。第一,以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气质,能服务所在国社会建设的公民为目标,^①把他们培养成中外友好交流与合作的推动者,既有助于所在国的建设,也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第二,得到所在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认可,按照官方规定的教学大纲组织教学,不分族裔招收学生,但至少部分是华人学生。第三,将华文和中华文化作为教学内容和办学特色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当然,在教师、教材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适应当地的需求。

此类面向华人的全日制华文学校为包括所在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接受双语双文化教育,甚至是多语多文化教育的平台。特别是在全球“中文热”的背景下,这类学校的华文教育特色对于非华裔学生来说颇有吸引力。中国政府应该在不干预此类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为学校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提供各种资源支持,包括师资培养、教学设备、教学材料等。

(三) 引导和支持非洲华侨华人社团以及中资企业参与办学

非洲华侨华人社团以及在非中资企业是非洲华文学校提升自身办学能力的重要依靠,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驻非洲各国大使馆,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华侨华人社团以及在非中资企业参与创办华文学校。

21 世纪以来,非洲各国华侨华人社团蓬勃发展。其中一些社团积极投身华文教育。仔细考察非洲现有华文学校创办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许多华文学校与华人社团有着紧密的联系。华文学校与华人社团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其实是全球华文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特征。2012 年 6 月 9 日,在各侨领的大力推动以及广大旅南华侨的共同参与下,南非华文教育基金会成立,并筹集了 200 万兰特的启动资金。

数量不断增加的中资企业也是非洲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

^① 陈荣岚:《全球化与本土化: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策略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第 6~7 页。

中国政府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中国在非洲设立企业超 3500 家,其中超过 70% 属于民营企业。^① 中资企业办华文学校,既有资源优势,又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因为华文学校既可招收企业中方员工子弟,又可以招收本土员工及其子弟。因此,中资企业办华文学校既可以稳定企业员工队伍,又可以促进企业内部中外员工的跨文化交流。此外,创办华文学校也是在非中资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的一种路径。2021 年,中安商会会长、安哥拉一带一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永忠先生创办了安哥拉通达瓦拉国际学校和安哥拉通达瓦拉职业中专。学校面向广大在安华人学生、安哥拉学生以及外国学生招生。在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包括 30 名接受免费教育的孤儿,这一善举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好评。学校与中国华侨大学合作,开展中文教育。学校自创办之初,就将中文作为国际学校的办学特色,在全部班级开设中文选修课程,在初中以上年级将中文课程纳入当地课程体系,在高中开设中文课程强化班,并与安哥拉总统基金会、华侨大学合作开办留学中国预科班等中文特色项目。^②

此外,在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逐步覆盖非洲国家,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中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线上中文培训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非洲华文学校还需思考如何确定自身在所在国中文教育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如何与其他中文教育机构在共享资源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形成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共同体,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更优质可及的国际中文教育新格局,更好地满足各国人民学习中文的需要。同时,海外华文学校未来的发展应该坚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初心与使命,以促进海外华侨华人全面发展为中心,守正创新,笃行致远。

【责任编辑】欧玉芳

① 周颀:《商务部:中国在非洲设立企业超 3500 家,民企占比超七成》,2021 年 11 月 17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16643815609347595&wfr=spider&for=pc>, 最后访问时间:2022-10-19。

② 《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龚韬视察通达瓦拉国际学校》,《安哥拉华人报》2022 年 3 月 4 日, https://mp.weixin.qq.com/s? __biz=MzA3NjUzMzAwMQ==&mid=2649881820&idx=1&sn=63d4360b0e968c97db92e9ddda2552bf&chksm=875a80bab02d09ac82f02181ab1d6686319306f37b91cccdac72a05013a68228a8184af109d&scene=27, 最后访问时间:2022-10-19。

Keywords: Soyinka; *Season of Anomy*; Multidimensional Space; Wandering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taphor

The Narrative Poetics of Adichie's Trauma Novels

Huang Xia / 159

Abstract: Trauma narrative is the strategy of intervention in reality by Nigerian third-generation female writer,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In Adichie's trauma novels, the body narrative visualizes, substantializes and symbolizes the abstract and disembodied traumatic memories at the level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physical marks. The non-linear narrative f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uma memories such as fragment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which explores the complex changes of the traumatized subjects in different space-time dimensions. As for the witness crisis of trauma narrative, Adichie takes the unreliable narrative to present ethical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trauma. Based on the Nigerian and African society, Adichie reflects on the traumatic events such as domestic violence, civil war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history by the trauma narrative,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about Africa in world literature which highlights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African writers.

Keywords: Adichie; Trauma Narrative; Body Narrative; Non-linear Narrative; Unreliable Narrativ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n Africa

Zheng Song / 174

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n Africa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spreading network.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Africa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s favorable, and their development show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However, their geograph-

ic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not balanced, and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is on the low side. In particular,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vast number of new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China is the motherlan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key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uty-bound i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expansion of resource supply,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current good situation, actively plan and accurately allocate resources to buil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s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support localized Africa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to carry ou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guid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enterprises in Africa to participate in running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n Africa; Education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for Ethnic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and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Li Dan, Wang Lijun / 191

Abstract: Development is the eternal pursuit of human society, and moderniza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global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Af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logically consistent with China in history, reality, theory, emotion, etc.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untries needs to prioritize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as the foc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s the support,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buil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Africa's developmen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explore in concrete practice, forge a closer China-Africa'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Africa's agriculture,